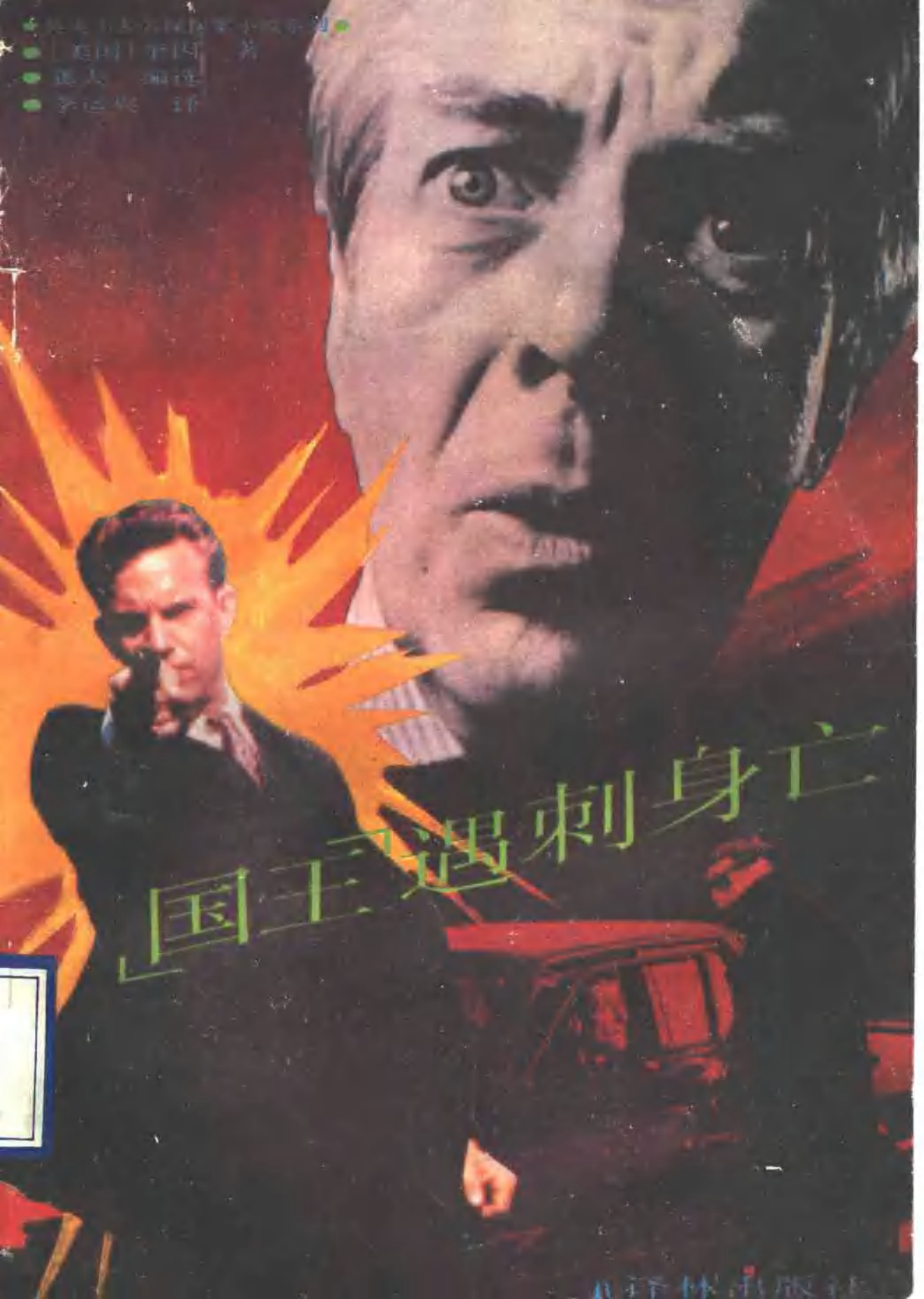


◆ 英美文学大师福克纳短篇小说选 ◆
◆ 美国 | 卡内基 ◆
◆ 译者 | 编选 ◆
◆ 李运兴 | 译 ◆



国王遇刺身亡

译林出版社

“国王”遇刺身亡

〔美国〕埃勒里·奎因著

裘人 选 编

李运兴 译

译林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扬州印刷总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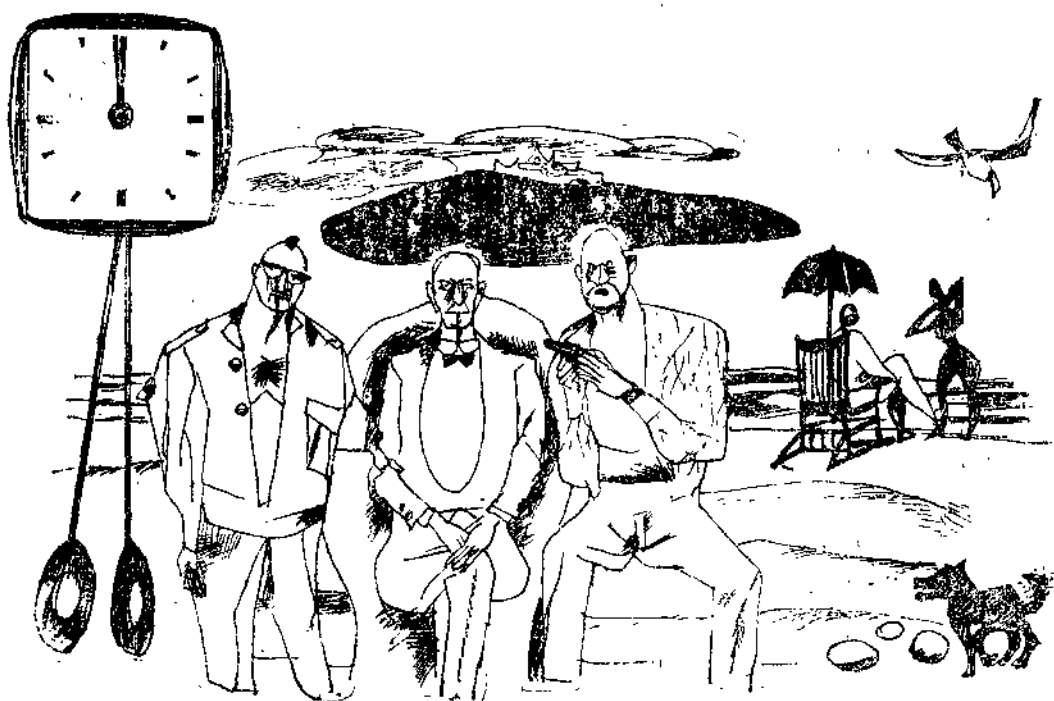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5.25 字数185,000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67-087-0

I·27

定价：2.00元



1

6月，一个普普通通的早晨。奎因的套房。三层楼下的西八十七街刚被市政洒水车冲刷过。名叫亚森·鲁平的那只鸽子正堂而皇之的盘踞在壁架上，以面包屑当早点吃着，那些面包屑本来是为邻里那十几只鸽子准备的。8:08分有人闯了进来。

这次突袭是20世纪风格——没有预兆。事情发生时，奎因巡官正用调羹边对着他的第二个鸡蛋，静静地盘算着怎么把鸡蛋敲开；房子另一头的法布里肯特太太掀起丰臀正要插吸尘器的插头，埃勒里正要步入起居室，双手举到脖子那儿，想把上衣领子拉下来。

“请不要动。”

一点声响也没出过。前门的锁被打开，门被推开来敞着，有人悄无声息地冲过门厅。

巡官的调羹，法布里肯特太太的丰臀，埃勒里的双手都在原处定住未动。

有两个人站在通向门厅的拱道里，叠起的外套

放在右臂上。他们穿着相像，衣服、帽子都是似棕非黄的颜色，只是一个人的衬衫是深蓝色的，另一个人的是深棕色的。他们身材高大，脸庞英俊而冷漠。

这两个人查看了一下奎因的起居室，便走开了。这时埃勒里才看清，来的不只是两个，而是三个。

第三个人站在套房门外，双脚横跨在楼梯间的平台上，堵住了通向走廊的路。他的后背一动不动，正对着奎因的前门，眼睛却注视着楼梯。

蓝衬衫突然和他的伙伴分开。他得从坐在折叠桌旁的奎因巡官身边走过。不过，他对这位厉目而视的老者看都没看一眼。他穿过旋转门走进厨房，快得很。

他的伙伴仍留在拱道里，神态毕恭毕敬，深棕色的衬衫给他的性格加上了一丝温情。他的右手露了出来，握着一支0.38英寸口径的左轮手枪，枪口形如狮子鼻。

蓝衬衫从奎因的厨房中走出来，又走进奎因巡官的卧室，不见了。

巡官的调羹，法布里肯特太太的丰臀，埃勒里的双手都同时小心翼翼地落了下来。可是，什么

也没发生，只见蓝衬衫从巡官的卧室出来，走到埃勒里站着的门口，有礼貌地把他推开，然后进了书房。

第三个人一直监视着走廊里的楼梯。

法布里肯特正要喊叫，埃勒里说了声“别叫，法比”，这一句正是时候。

蓝衬衫转回来，对同伴说，“没情况。”棕衬衫点点头，立刻冲房子那一头的法布里肯特走去。她慌忙站起来，脸色苍白。棕衬衫眼睛瞅着别处，和气地说：“老太太，请把吸尘器搬到随便那间卧室里，关上门，开始清扫吧。”他在窗口站住脚。

亚森·鲁平叫了一声，飞跑了。法布里肯特太太也赶紧溜之大吉。

这时，奎因巡官才恢复了常态，他足有5英尺4英寸的身躯一下跳起来，吼道，“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吸尘器开始像电锯一样在书房那头埃勒里的卧室里嗡嗡叫了起来。蓝衬衫把书房门关上，挡住噪音，把后背抵在门口。

“假如这是入户抢劫——！”

蓝衬衫咧嘴一笑，窗口的棕衬衫勉强一笑，那笑容只是在瞬间扰乱了他脸上的表情。他的目光盯在下面的八十七街上。

“——这可是有史以来最彬彬有礼的一次啦，”埃勒里说，“站在窗口的那位，我在你身后向外看看，你会紧张吗？”

那个人不耐烦地摇摇头。一辆挂着纽约市牌照的黑色小轿车正从哥伦布路飞速驶进八十七街。埃勒里看到还有一辆闪闪发亮的车子——这辆车的伙伴——停在马路对面，车里有好几个人。

棕衬衫的左手向上一挥，就有两个人从那辆停着的车里跳下来，越过马路冲到奎因窗下的人行道上。当他们跑到人行道边时，那辆拐进八十七街的轿车在房门前缓缓停下来。那两个人，一个跑上褐石台阶；另一个迅速打开后车门，然后向后退了一步。他不往车里看，却向街上东张西望。

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从轿车上走下来。他身穿一套不伦不类的西装，头戴一顶走了样的灰色礼帽。他悠然登上褐石台阶，一晃而过。

“认出他了吗，爸爸？”

站在埃勒里身旁的奎因巡官摇摇头，显得困惑不解。

“我也认不出。”

棕衬衫现在站在巡官卧室门口，这样，他和蓝衬衫便各站在屋子的一头，对面而立了。他们的小警棍耷拉在腰间。站在楼梯平台上的那个人跨步走

到楼梯口，现在他的右手可以看见了，握着第三支0.38英寸口径手枪。

法布里肯特太太的吸尘器还在嗡嗡响着。

突然，外面走廊里那第三个人向后退了几步。

那个矮个男人走了形的帽子和不起眼的西装开始从楼梯井里冒上来。

“早上好，”矮个子说着，摘下帽子。他的嗓音就像吉他上的钢弦。

他近看并不像刚才显得那么矮。他比奎因巡官还要高几英寸，但是他有着和巡官一样小巧的骨骼和许多矮个子特有的那种瘦长的脸庞。他太阳穴很宽，额头透着学究气。皮肤平滑结实，带着一种经常呆在室内所造成的灰白色。棕灰色的头发，乱蓬蓬的。无边方形眼镜后面，是一双眼皮粗厚、向外突起的眼睛，不过这只是一种幻觉。那两只眼睛一眨一眨地盯着你，使你无法回避。单排扣上衣被鼓胀胀的大肚子绷得紧紧的，要能熨一下可能就平了。着上去，他似乎应该戴一顶方边礼帽，穿一件滚边背心才对。

他可能有50，60甚或45岁。

埃勒里对他的第一印象十分明确：心不在焉的教授。那幅尖声高调、充满权威的美国腔令人想起考场和课堂。但是教授们，不管是否心不在焉，是不会乘着大马力汽车、在卫兵保护下，到城里到处闯的。埃勒里修正了自己的看法。也许是位将军，一位知识分子型的高级将官，一位可在五角大楼移山填海的参谋长。或许是佛蒙特州一位老古董银行家。可是……

“我叫，”来者带着浓重的鼻音说，“亚伯·本迪戈。”

“本迪戈！”巡官盯视着他，“难道是那个……”

“还不是，”亚伯·本迪戈笑着说，“我想你从没见过他的照片。可你知道我的处境吧，奎因巡官。这些保安人员是我哥哥的公共关系及人事部里的人，由一个叫斯普林的硬汉子指挥。斯普林上校——我怀疑你是否听说过他。他管着我们所有的人，甚至我哥哥，应该说，特别是我哥哥！噢，看来，你就是埃勒里·奎因。”来者说话的语调很平稳，“幸会，奎因先生。我从来都觉得这种防范措施有点太愚蠢，可我有什么办法？斯普林上校总是提醒我说，只要一颗子弹就能使喜剧变成悲剧……我可以坐吗？”

埃勒里将一把旧皮面椅子往前拉了拉。巡官说，“本迪戈先生，但愿你能事先通知我们一下……”

“这也是那位上校的要求。”本迪戈咕哝着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谢谢，奎因先生，我的帽子放在这儿的地板上挺惬意的。……这样，所有的谜就都解开啦。”

“是的。”埃勒里说，“可是，我想，我父亲担心的是，他12分钟内必须赶到警察局办公室去，而且是在闹市区。”

“请坐下，巡官先生。我想和你们两个谈谈。”

“我不行，本迪戈先生。”

“他们不会这么急着找你，我保证。再说，我看我们打扰了你的早餐。还有你的，奎因先生。”

“今天早晨只有咖啡。”埃勒里走到桌子前，“你也来喝点吗？”

站在屋子一头的棕衬衫叫道，“本迪戈先生。”

本迪戈幽默地挥他那纤细的手，“你看到啦，又是斯普林上校的一条海规戒律。请你自己用餐吧。”

埃勒里从咖啡渗滤壶里给父亲倒了一杯，自己也倒了一杯。向这个人问问题没有用；实际上，不问是很有道理的。所以，他便站在一旁，品尝起咖啡来了。

巡官狼吞虎咽地吃完早点，侧目看看手表，很为难。

本迪戈静静地等着，不住地眨着眼睛。蓝衬衫和棕衬衫一动不动。楼梯平台上那个人站着未动。法布里肯特太太的吸尘器无奈地嗡嗡作响。

奎因父子刚把杯子放下，来者便问道，“对我的兄王，两位先生都知道些什么？”

他们相互看了看。

“有他的档案吗，孩子？”巡官问。

“有。”

埃勒里走向书房，蓝衬衫给他让开路。他回来时，手里拿着一只带扣钩的大信封。他把信封往桌上一倒，掉出来几张报纸和杂志的剪报。他坐下，端详着。

本迪戈眼镜后面那双突起的眼眸冲着埃勒里的脸眨了眨。

最后，埃勒里抬起头，“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本迪戈先生。主要是些星期日增刊之类的玩意儿。”

“关于我哥哥你们什么也不知道，”瘦个子说，“除了这剪报上的？”

“据传，你哥哥是世界五大富豪之一——腰缠数十亿元。我想，这是人们常见的言过其实。不过可以推测，他是个巨富。”

“哦，是吗？”本迪戈说。

“至于富到什么程度，推测一下倒是很有趣的。有一家叫做戈迪本军火公司的工业巨头，生产军火，子公司遍布全球。据说，这家公司完全归你哥哥所有。我说‘据说’是因为唯一能证明他拥有这家公司的‘证据’颇有些好笑——戈迪本，倒过来便是本迪戈。如果这是真的，我可真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戈迪本军火公司的一个子公司——只是几十个子公司中的一个——每年纳税后获利达4200万上下。”

“说下去，”本迪戈说着，眨了眨眼睛。

“你的哥哥，本迪戈先生，据说还在世界范围内大力经营石油、钢铁、铜、铝——所有重要金属，飞机、造船，化工产品……”

“包括一切，”奎因巡官一边说，一边舔舔自己的小胡子，“对战争至关重要的物资。我真得进城去了，本迪戈先生——”

“先别走，”本迪戈突然把双腿一叠，“说下去，奎因先生。”

“有关他个人情况的资料，”埃勒里接着说，“几乎同样是一种推测。你哥哥似乎非常腼腆。有关他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堪萨斯州的一位摄影记者，两年前给王·本迪戈偷拍了一张照片，而且设法把底片完好无损地带了出来，尽管那架害人的相机被摔得粉碎——说不定就是这些先生们干的。这位记者因此获得了全国现场新闻摄影奖。照片上是一位身材高大的人，英俊极了——这是一个亲眼见过他的人说的——那时有52岁，算来现在有54岁了。但他看上去只有40岁多一点，而且他的行为举止——我再引用一次别人的话——‘带着一种20岁小伙子的那种傲慢自信的神气’。‘他着意打扮，令人倾倒’，这里就是这么说的。清原谅，我真不知道这个记者写文章的时候，是不是在玩弄文字，诽谤别人。”

王·本迪戈的弟弟笑了，但接着嘴角一垂，收敛了笑容。

“我手里有，”他说得很慢，“两封信，是给我哥哥的恐吓信。”

“处于我哥哥这样地位的人，不管他多么小心谨慎地避免抛头露面，也难免碰上些古怪的人。斯普林上校的公共关系及人事部的日常工作就是采取一切必要防范措施，以防发生这类事件。不过，这两封信是另一回事。”

本迪戈从上衣内侧的贴胸口袋里掏出两张折叠着的纸。“我想请你们看看这个。”

“好吧，”埃勒里说着，走了过去。

巡官也站了起来，“信封在哪儿？”

“让国王的秘书给扔了，后来才知道它们的重要性。我哥哥手下的工作人员负责拆开信件，然后分类发送——所有信件，除去标有‘密件’或盖有特种印章的。我想，这两封信是放在普通信件里的。”

埃勒里没把信纸展开。“没法找一找信封吗，本迪戈先生？废纸篓，或其他可以扔废纸的地方？”

我们办公室里没废纸篓，每个秘书的办公桌边都有一条管道，通往中心粉碎机。丢掉的废纸沿管道下去，然后被打成纸浆，纸浆又自动进入焚化炉。”

“是因为档案不会冒烟吗？”

本迪戈撇了撇嘴，“奎因先生，我们不喜欢老是积累材料。”

“看看这两封信吧，埃勒里。”巡官说。

两张信纸一模一样，奶色单页纸，私人信笺大小，上等仿羊皮纸，没有花押字或印字。每张纸中间都有一行打印的字迹。

“6个字的这张是第一封信。”本迪戈说。

那6个字是：

你将遭到谋杀——

这个破折号不是没有用意的。这一横道深深地印在纸里，似乎当时打这个键时很用力。

第二张纸上的内容几乎和第一张相同。不同的只是加了两个字：

周四你将遭到谋杀——

像第一封信一样，破折号打得很深。

奎因父子研究着这两封信。

本迪戈等待着。

最后，巡官抬起头来。“这两封信中什么地方说你哥哥将被谋杀啦，本迪戈先生？我在信纸上没看见任何名字，哪儿也没有。”

“在信封上，奎因巡官。”

“你看到信封啦？”

“没有，但工作人员——”

“除了拆信——并把信封扔到管道里去毁掉——的秘书外，还有什么人看见过那两个信封？”

“没有了。不过他们是可靠的，都经过严格审查。当然啦，巡官，你只能相信我的话。信封上写的收信人是王·本迪戈。”本迪戈并没生气，如果说有什么表情的话，他似乎很高兴。“你认为怎么样？奎因先生？”

“我知道是什么使你们大伤脑筋。恐吓信通常都是在劣等纸上手书的——大多为印刷体，一般用

铅笔，几乎无从辨认，对那种劣等纸也无法查明来源。这两封信直率得令人吃惊。写信的人并不想掩盖线索：他用的是贵重的、独具特色的信纸，这很容易追根求源。他不拿铅笔写成印刷体大写字母，却用温彻斯特牌打字机打……”

“温彻斯特牌无声手提打字机，”巡官抢先说。

“实际上是存心让你们认出来。”埃勒里沉思着说，“他似乎希望你把这些信查个水落石出。当然，这两封信也许是恶作剧。”

“没有人，”本迪戈说，“敢拿我哥哥的命开玩笑。”

“那这两封信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埃勒里说，“至少是对我来说。你看它们有什么意义吗，本迪戈先生？”

“那么说，你的意见是，这些信是个怪人写的。”

“不，决不是，”埃勒里咕哝着，“它们没有意义，是因为这显然不是哪个怪人写的。这些信没写完：第一封信以重重的一个破折号结束，第二封加了一点，又是以重重的破折号结尾。这是一步一步发展的。所以应该有更多的信，提供更多情况。既然第一封信说要谋杀，第二封说是星期四动手，那么第三封信就应该指明，在52个可能的星期四中，那一个是计划要进行谋杀的日子。这一切都是冷静考虑过的，决非怪诞异常。那么，为什么又暴露出线索呢？所以我说它是没有意义的。”

坐在皮椅里的那个人似乎在思考着埃勒里的话，一字一句地琢磨着。

“两封信相隔多少时间？”巡官问。

“第二封是星期一收到的。第一封一周以前。”

埃勒里耸耸肩，转身去壁炉架上拿烟斗，“我不明白，我指的是这样做的目的，本迪戈先生。你们的企业那么重要，那么强大，完全可以雇用一支高效率的私人警察队伍。对斯普林上校来说，查明这些信的作者应该像玩幼儿园游戏一样。难道我要一本正经地认为，你们想雇我为他查一查吗？”

“我已经讲清楚了。”本迪戈的语气仍是那么温和，“这件事和斯普林上校以及保安部门都没关系。我不允许把这个案子交给上校去处理……我认为这事太特殊了。我要亲自处理。”

“可你毫无头绪，”巡官笑了笑。

“使我担心的是——”那双突起的大眼睛发着寒光——“我已经有点头绪。”

“噢，”埃勒里说，“那么说，你知道是谁写的信啦？”

“我相信，”本迪戈说，“我知道。”

奎因父子俩交换了一下眼色。

“那么，”年长者说，“是谁呢？”

本迪戈没回答。

埃勒里看看那两个警卫。他们仍然笔挺地站着，甚至很难说他们在听巡官他们的谈话。“请这些小伙子出去喝杯啤酒好吗，本迪戈先生？”

“你误解了。我最好不透露我发现了什么，因为我不想让你们的调查带有偏见。我从不草率下结论，奎因先生。而且我下结论前，总是要仔细加以核实。我在这件事上判断失误的可能性——尽管不是或然性——总是存在的。我想让你们两位告诉我，我究竟是对还是错。”

“你的兄王呢？他对这一切怎么看，本迪戈先生？”

“他把信瞥了一眼，笑起来。恐吓信让他觉得好笑。我可不觉得好笑。”

“这么说，他并不知道你私下调查的结果？或者说就连你一直在调查这事本身都不知道？”

本迪戈耸耸肩，“我没有告诉他。至于他知道与否，那是另一回事。”他突然说，“我想请你们二位同我走一趟。”

“今天早晨？”

“就现在。”

奎因巡官盯视着他，仿佛本迪戈在说疯话。

埃勒里笑了笑，“我父亲是纽约市府拿薪金的雇员，本迪戈先生，虽然我相对来说比较自由，但谋生的需要使我无法摆脱我的责任和承诺。你不能进得门来就指望我们马上站起来跟你走——即便是你，本迪戈先生——只留5分钟时间让我们考虑。”

“你父亲的事已经关照过了——”

“等一下。”巡官故意走回折叠桌旁，坐下来。“你们是怎样‘关照我’的呢，本迪戈先生？”

可本迪戈却接着说，“关于你，奎因先生，你刚写完一本小说，但还没有开始下一本，你编的《埃勒里·奎因侦探小说杂志》的下四期都已准备就绪。目前，你日程上唯一的一次调查任务也已经取消了。”

“是吗？”埃勒里说，“我还不知道呢。”

“你看看今天早晨的邮件，就会发现一位叫哈罗德·P·康西迪欧的人写来的一封信，他中止了你与他的案件的联系。”

埃勒里看看他，过了片刻，他走到桌前，拿起早餐托盘上的信件。他一封一封地翻着，当他的手碰到一封信的时候，突然停下来又看了本迪戈一

眼，然后才把信封的一端撕开。

信掉了出来。埃勒里浏览了一下。巡官伸手把信拿过去，也读起来。

“本迪戈先生。”埃勒里说，“是什么使你认为，你可以以这种方式干涉我的生活？”坐在椅子上的这个人用手指敲着椅子的皮面，“你和康西迪欧熟悉到什么程度？”

“我根本不认识他。安排这些事很容易。别把时间费在康西迪欧身上。你可以动身了吗？”

“我？”埃勒里说，“我想不行。”

“要等多久？”

“对你繁忙的日程表来说真是太长了，本迪戈先生。”

本迪戈红红的嘴巴张得老大。但他又把嘴闭上，严肃地注视着埃勒里。“你为什么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呢？”

“一只鞋拔子对于谁来买它，派什么用场，无话可说。可一个人就会觉得它有话要说，本迪戈先生。”埃勒里说，“我希望别人事先问问我。”

“而我是他父亲，”他的父亲说。

“我很抱歉。我们本迪戈人好像生活在真空中。当然，你们完全正确。”他向前探探身，两只胖手握在一起，就像一只小牛犊。查清写信的人至关重要，不仅是对我。我哥哥如果遇刺，就会招致全球性的严重后果。”他用词很谨慎。现在他微笑着抬起头看看他们。“两位先生能接受这项任务吗？”

埃勒里以笑相答，“你们的总部在哪儿？”

“在本迪戈岛上。”

“本迪戈岛……我不知道。你呢，爸爸？”

“听说过，”巡官干巴巴地说，“可我不能告诉你你在哪儿。”

“它不大为人所知。”来者说，“而且在任何航海图上都找不到。”

“它在哪儿？”

本迪戈面露歉意，“我必须告诉你，奎因先生。这是我们一条最严格的规定。我们把你带到那儿，任务完成了再送回这个房间。”

“有多远？”

“但愿我能告诉你。”

“从纽约出发要多长时间？”

“现在坐飞机很快。不太长。”

埃勒里耸耸肩。“我恐怕，本迪戈先生，我得考虑一下。”

“我恐怕，”奎因巡官说着，从椅子上站起来，“得到中央大街去啦。见到你真有意思，本迪

戈先生，这是我一生中说得最由衷的话啦。”

“先给你的办公室打个电话，巡官。”

“干吗？”

“你将发现，从今天早晨起，你获准休假，薪金照领。”

“我清楚，这是白日作梦！”

巡官的脖子涨得通红，快步从棕衬衫身边走过，进入卧室，本迪戈静静地等著。埃勒里听到父亲在直通警察总部的电话上讲话，愤怒地提高了嗓门，好像全薪休假是个残忍、非同一般的惩罚似的。但是当巡官走出来时，脸上却是一副沉思的表情。

“好像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或是什么原因！”

本迪戈又笑了。“奎因先生，你会改变主意吗？”

“我还没打定主意，怎么就会改变呢？”

本迪戈站起身，看看手表。眼睛里透出一种最后关键时刻将临的神情。“我被要求不是迫不得已不得这么做，奎因先生。你让我别无选择啦。”他把一个长长的信封递给埃勒里，然后转向一扇窗户，双手背在身后。

巡官端详着信封。收信人是纽约市埃勒里·奎因先生。信封背面用蜡封得死死的。

埃勒里剥开封蜡，里面只有一张很硬的信纸。信纸上方的压花使他很快地瞥了来访者一眼。

信完全是手写的。

亲爱的奎因先生：

此请求并非官方性质，纯属秘密。无论你做何决定，读后务请立即将信毁掉。

你能以你的专长为持信者服务吗？

如果来赴命，将是崇高之举。此事关系到你的政府的重大利益，但它不能以通常方式进行干预。原因我尚不能透露。

在你接受此项任务的情况下，如果你父亲能特意和你同去，将是十分有益的。

你诚挚的，

埃勒里把那著名的签名端详了好久：“本迪戈先生，你知道信的内容吗？”

“知道得很清楚。”一个干巴巴的回答。

“可为什么要我去？”巡官咕哝着。

“你说什么，巡官？”本迪戈回过头来。

“本迪戈先生，我离开一下，就一会。”埃勒里说。

本迪戈没说话。

蓝衬衫让开路，奎因父子走进了埃勒里的书房。埃勒里当着那张毫无表情的脸把门关上，小心地转动了一下钥匙。

法布里肯特太太的吸尘器仍在卧室门里面呜呜着。

“我弄不明白，”埃勒里咕哝着，“就算王·本迪戈是个大人物，他的活动触及我国利益，而且本迪戈的大名重要得足以使华盛顿写这么一封信——为什么要我们两个都去呢？”

“但愿这不是伪造的，孩子。”

“不知怎的，我看那人的星相不像伪造。”

“要华盛顿，”他父亲说，“寻寻开心。”

埃勒里叫通了电话，有点兴奋，可毫无把握。然而6分钟后，出乎意料的是，他耳朵里果真响起了写信人的声音。那种从容而干涩的声音，一听就是。

“是的，没错，奎因先生，我知道你们会核查的。本迪戈请我写封信，我写得很谨慎。”话筒里咯咯笑了起来，“尽管加了蜡封。”

“我能随便说话吗，先生？”

“这是私人线路。”

“雇用我是本迪戈的主意吗？”

“对。”

“你当然明白这案子的性质吧？”

“当然。有人威胁国王陛下的生命。”这声音比以往还要干涩。“本迪戈认为他知道是谁干的，想证实一下，因为他想确证。我提醒他说，一双精明的头脑比一个要强。我建议你父亲一起去。我想让奎因巡官干点事情——我想我用了‘特意’两个字。你打算接受这个任务吗？”

“是的，先生。”

“好！美国政府——就算是非官方的吧——对国王陛下的最近健康状况非常感兴趣。你父亲在吗？”

“在，先生。”

“我想跟他说几句。”

奎因巡官说了句“什么事，先生？”然后便听了好长一段时间。最后又说了句“是，先生。”他就把电话挂了。

“我想这最后一段大有文章。”埃勒里咕哝着，“他想让你干什么，爸爸？”

“给他写一份关于本迪戈的秘密报告。马上有什么东西，什么人——植物，人员，计划，目标，如果可能还有详尽的地图——全部情况，埃勒

里。”

“你的意思是，我们的政府不知道——！”

“显然不知道。也许知道得太少或资料不够新。所以，我这把年纪了，还得长出一条尾巴，”巡官以怀疑的口吻说，“变成一匹特洛伊木马。”

“真有趣。”

他们蓦地相对笑了笑，握了握手。埃勒里走进他的卧室，安慰了法布里肯特太太几句，给了她一些钱，吩咐了有关这套房间的一些事宜，还装好了一个手提包。临行前，他把那封华盛顿来信和信封一起在床头柜上的铜烟灰缸里烧掉，又用法布里肯特的吸尘器把纸灰吸干净。

2

两辆轿车沿着拉瓜地亚机场的边沿飞驰，在一个飞机库前面停了下来。机库的斜顶上写着三个黑色大字：本迪戈。机库里停满大小不同、型号各异的飞机，但都是金光闪闪，都写着同样的名字。一架巨型客机停放在机库前，发动机已在轰鸣。机上有身穿黑金两色工装的服务员在来回走动。

蓝衬衫提着手提包。机场的一条跑道上，一架本迪戈飞机正冲向蓝天。埃勒里问他，“那架飞机去哪儿？这样的问题是否属于斯普林上校禁止问的问题之列？”

“布宜诺斯艾利斯，约翰内斯堡，德黑兰——我也不知道，先生。请快点。”

棕衬衫和气多了，“我们和你同机……要扶你上舷梯吗，先生？”

巡官大声叫道，“你要是想结结实实地活着就不要这样！”

他们发现本迪戈正在飞机里等他们。飞机内部使他们眼花缭乱。它装饰得像一辆私人火车包厢，厚实的皮椅，灯具，书籍，中心酒吧间，还有几个隔间。服务员——埃勒里数了数，有5个，他想还有更多——都穿着黑金两色制服，没有女服务员，也没有其他乘客。

“我们马上就起飞，先生们，”本迪戈突然说，“服务人员会照料你们，我得暂时告退。我的工作……”他转过身去，语音也随着弱下去。两个穿黑色西装的中年男人手提公文包正在一个隔间的门口等着他。他们从他们身旁擦过，他们马上跟了进去。不一会隔间的门关了。

真够厉害的，埃勒里想。

飞机开始滑动。

“请坐下好吗？”是棕衬衫冷漠而又悦耳的声音。

他让他们坐在两张扶手椅里，系好安全带。

“你忘了接上电极了，”巡官咕哝道。

埃勒里没说话。他注视着蓝衬衫。蓝衬衫正在从一个窗口走到另一个窗口，拉下黑色的金属窗帘，并固定在窗台上。

“真够神秘的，”埃勒里说，他感到飞机在上升，听见发动机在令人欣慰地轰鸣着。埃勒里甚至还记下了起飞时间，不过这些只是在无计可施时得到的一些物理学依据而已。“人们能把一座岛屿保密到什么程度？”

“在美国，知道这座岛的方位的人大概超不过6个。”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条重要消息是从一位高级将领那里听来的。直到战争结束两年之后，这位将军一直是伊利诺斯州本迪戈中西部司令部的联络官。他6杯马了尼酒下肚，觉得跟我挺近乎。一次他儿子在纽约遇到了麻烦，是我帮他解脱的。”

“——我真搞不懂其中的奥妙，”埃勒里说，眼睛凝视着拉上窗帘的窗户。

“这个王·本迪戈似乎一直就是个诡秘人物，”巡官沉思着，“一些人总也长不大。同样的把戏玩了又玩，只是规模大一些。他可能像孩子一样有一个黑地窖，一个秘密藏匿之处，然后按照一幅用鲜血画成的地图把财宝埋藏起来。”

“就拿这个岛屿来说吧，那位将军看不出本迪戈究竟有什么理由要在岛上建个总部。也不知道，即使必须占有一座岛屿，他为什么把它的位置弄得如此神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像别人一样也是在欧洲大陆指挥战斗的。”

“那么说，本迪戈岛是战后才发展起来的啦？”

“也是，也不是。据我所知，这座岛的主人是我们的一个盟国，英国或法国，不过我只是猜测。这是那种从来不会标在地图上的小岛，就像太平洋上的许多小岛，只不过这座岛屿据说是在大西洋上。”

“我不相信，我指的是，它没标在地图上。”

“我不是在请你相信，”父亲说，“我只是把我听到的告诉你。最可信的解释是，地图上有它，没错，但标明是无人居住的，也许四周巉岩绝壁环绕，远离人们常去的海域及航线。”

“喏，在大战中，”巡官接着说，“占有这座岛屿的政府决定把它建成一处紧急庇护所。可能是在英国战役时期，如果这座岛的主人是英国的话。如果它是法国的，就可能是在巴黎沦陷后戴高乐与罗斯福吵翻之前。

“不管怎么说，英国或法国的抵抗力量或其他什么人，开始在岛上进行秘密建设。当时它被称为XXX方位，只有华盛顿的几位高级将领了解有关情况。这样做当然是得到美国政府同意的，当然——我猜想，由我们提供大部分物资。

“照那位将军的说法，他们建立的设施都是永久性的——一座高大的行政大厦，大部分在地下，还有隐蔽所，兵营，武器库，工厂，几座机场——防御工事，他们甚至还挖了一个人工港。当时的想法是，一旦拥有这座岛屿的国家的政府不得不匆忙撤离本土，这就是他们的归宿。整个海岸线都有伪装，附近水城市布了水雷。雷达装置还能预报是否有飞机靠近。”

埃勒里沉着脸说：“这些事我一点也没听说过。”

“你不该听到。这是大战中保守最严的秘密。事实上，这座岛从未使用过，大约在欧洲战事刚刚结束时，这些设施正好完成。广岛事件后，原子弹的发展使这整个工程显得十分愚蠢。”

“所以本迪戈就把它买下啦？”

“以99年的租约租下了它。整套设施，正像他们建造的那样，连雷达也在内。租约是得到华盛顿同意的。不过，即使华盛顿不高兴，他们也奈何不得。本迪戈在大战中太重要了。而且，他现在仍处在战争状态中。”

巡官不说了。一位穿制服的服务员正朝这边走来。

“两位先生要用午餐吗？”

棕衬衫也悠闲地走过来。

“我想，过一会儿吧，”埃勒里说，“除非我们马上就着陆？”

“这个，我不能说，先生。”服务员说。

“你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着陆吗？我不是问你地点，只是问问时间。”

“我什么也不能说，先生，除了午餐的事。”服务员退下，棕衬衫也转身走了。

“没事啦。”奎因巡官笑了笑，“据说这些人都是经过严格审查的。审查得相当严，相形之下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原子工程审查简直就像监狱里登记流氓犯一样平常啦。”他的脸色严峻起来，“这座本迪戈岛可不是闹着玩的。据说本迪戈拥有一支私

人陆军部队。提到军队，他还有自己的海军和空军呢。”

“海军？”埃勒里表示怀疑，“空军？你是说枪炮什么的？”

巡官耸耸肩。“我只能把那位将军告诉我的话告诉你。也许他在捉弄我。不过他提到至少有两艘战舰，一艘轻型巡洋舰，一艘重型巡洋舰、一个海底防护网和水下探测系统，还有几艘潜水艇。海岸线仍设有伪装，雷达一天工作24小时。可以说，那是个新建的应有尽有的小国家。一个自治国。本迪戈需要向谁负责呢？我猜想这就是华盛顿感兴趣的原因。”

“他的教名开始引起我的注意了。枪、炮……他在提防什么，侵略？”

“别小孩子气了。没有人去侵略王·本迪戈这么强悍的人物。不是因为你不能把他从没标着他的地图上消灭，而是因为他同时处于许多地方。他遍布全球。本迪戈岛只是——只是他个性的集中体现，他的分支，你可以这样说。就这么回事，还得提一句，根据还是那位将军的话。本迪戈又在岛上建了一座真正的宫殿……不，我想，那些枪啊，炮啊——他的‘陆军’，他的‘海军’，他的‘空军’——都是自动的。它们和权力相联系，他们是给人家看的，就像国王宝座一样。没有它们就失去了自命不凡的国王的威严。”

“但那……过时了，都过时了，”埃勒里抱怨说，“他不能像小孩玩打仗一样。在原子弹、氢弹时代，几条军舰，几架飞机又算得了什么？小孩的玩具枪罢了。我真不明白。”

巡官又耸耸肩，向四下看了看。服务员看出了他的意思，他面前立刻摆上一只瓶子，还有一只杯子。

埃勒里在椅子上扭动着身体，他站起来，可随后又坐下了。

巡官吸了口饮料，向后一靠，闭上了眼睛。发动机像瀑布一样轰鸣着。他突然觉得很困。

但有人戳了他胳膊一下，他睁开一只眼睛。

“他的家庭情况，”埃勒里咕哝了一句。

“嗯？”

“他的家庭。只有弟弟亚伯和他自己吗？国王结婚了吗？有没有孩子？父母呢？你对他个人的情况知道些什么，爸爸？”

巡官竭力打起精神。“有三个兄弟，不止两个，没姐妹，也许他们的父母还健在。不过那位将军并不知道他们。三兄弟中只有一人结过婚，就是王本人。没孩子，打个盹吧，孩子。”

可埃勒里却说，“你说的第三个是谁？排行第几？”

“嗯？”巡官又把那只眼睛睁开，“犹太。”

“谁？”

“犹太·本迪戈。他是老二。国王是老大。亚伯最小。亚伯好像是什么首相——他和国王很亲密。可犹太……那位将军不知道他在那个组织里干什么。除了喝白兰地就没见犹太干过别的事情。他印象中，犹太是个酒鬼。”

“国王的妻子是谁？”

“王后呗，还能有谁？”父亲咕哝着，懒洋洋地咧咧嘴笑了笑。“卡拉王后……嗯，差不多吧。那位将军说，卡拉是真正的皇家血统，欧洲人，一位公主，女大公爵，或别的什么。”

“你干脆说她是个绝代佳人吧，那我就敢背着一只手和蓝衬衫来场决斗。”

“一个迷人的女人，将军这么说的。他去过岛上几次。”

埃勒里小声说，“……还有‘朝庭弄臣’？当然，得有个‘弄臣’。”

“他叫马克斯尔。”巡官点点头，“当过摔交运动员，又高又大像座房子。他跟着国王，帮助他，保护他，让他高兴。事事都干，就是没带小丑的帽子罢了。别说话了，行吗？我岁数大了。”

于是，巡官闭上了那只眼睛，闭得紧紧的。

亚伯·本迪戈和他们共进午餐。他似乎不再那么心事重重。两位中年秘书没有出现。

服务员只摆了两个人的午餐。埃勒里品头论足地说，对效率如此之高的一个机构来说，这似乎是个不小的疏漏——难道他们得有一个挨饿的吗？

“我从不午餐，”“首相”笑了笑。“那会影响我下午的工作。有时喝一杯脱脂乳，或是酸乳酪。不过，别让这个妨碍你们两位。厨师是特意从我哥哥的官邸抽调的。”

午餐很丰盛，巡官吃得津津有味。埃勒里的心思却不在午餐上。

“你哥哥也像你这样清苦吗？本迪戈先生？”巡官问。“嘿，味道真美。”

“差不多。国王对食物要求不高，就像我一样，还有犹太——”亚伯·本迪戈收敛了笑容——“犹太几乎什么都不吃。”

“犹太？”埃勒里说着，抬起头。

“我的另一个兄弟，奎因先生，喝点白兰地吗？听说这酒好极了，尽管我自己不喝酒。”

“犹太，”埃勒里说，“还有亚伯。那国王好

像就不对头了，本迪戈先生。或许，他生来就是个以色列王？”

“我想，”本迪戈说，“他是的。”他抬起头。奎因父子也抬起头。蓝衬衫和棕衬衫的身影就在眼前。

“这是干什么？”巡官幽默地说，“要执行死刑吗？”不过他还是把最后一点白兰地一饮而尽。

本迪戈慢吞吞地说，“我们已走了大约一半路，先生们。从现在到着陆，这两个人将和你们呆在一起。我相信你们能理解，如果还不大赞成的话，严守制度是必要的。我很抱歉，但我必须请你们不要试图辨明方位。这两个人奉命严禁你们这样做。”他蓦地站起身来，“你们将在岛上见到我。”奎因父子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首相就又回到他的隔间里去了。

那两个人仍站在那儿。

“一半路，”巡官低声说，“这就是说已飞出8个小时，每小时，嗯，300英里。这座岛屿离纽约大约有2400英里。也许不对？”

“不对？”埃勒里说着，抬头望望棕衬衫。

棕衬衫什么也没说。

“因为，当然，我们可能是在兜着圈子飞……本迪戈分手时说的话可真有意思，爸爸。他为什么不自自然然地说，我在岛上会见到你们，而却说，你们在岛上会见到我呢？”

数小时之后，埃勒里正在打盹，他的问题得到了解答。

他觉得有人触了他一下，便醒过来，可眼前却一片漆黑。他听到父亲在愤怒地叫嚷，知道他们的眼睛都被蒙住了。

3

蒙在眼上的黑布被拿掉之后，父子俩才发现，他们正和棕衬衫、蓝衬衫一起站在那架大客机旁边。是一个很大的机场。

午后的太阳高悬在灿烂的天空。光线刺进眼眶，晃得他们两眼直眨。

亚伯·本迪戈就在附近，正和一个小个子男人讲话。小个子身后立正站着一队高个子士兵。那小个子肩膀平直，膀部很宽，身穿漂亮的黑金两色军装。他头戴黑帽子，帽沿上方是表示公共关系及人事部的4个英文缩略字母PRPD，再上面便是一个由相连的两个地摊及皇冠图案所组成的帽徽。这位

军官吸着一支棕色的香烟，不时转过脸来，用鱼儿般友好的神情看看奎因父子。只见他摇摇头，似乎说责任重大他无法接受。然而，不管责任如何，他终于还是俯首从命了。首相接着又说起来。

他们面前是一座带伪装的行政大楼。一些身穿黑金两色服装的人在圆形指挥塔的玻璃窗内走着。地面人员在十几座像飞机库一样的大型建筑周围往来穿梭，这些建筑也是伪装的。飞机从头顶上掠过，战地救护车在地面上疾驶，给养卡车隆隆而过。这一切都涂着黑金两种颜色。一架巨型货机腾空而起。

机场四周，树木围成一堵高墙，使人看不到岛屿的其他部分。这些草木似乎是亚热带的，大部分看上去很像加勒比海地区的植物群，一副水下植物模样。埃勒里在北温带从没见过这样的天空。他们是在南方的水域中。

使他觉得最奇怪的是，他们到底还是来到了一片外国的土地上。周围的人都像美国人，机场的建筑也显露出只有先进的美国设计才具有的那种功能活力——是美国名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最光彩夺目的设计风格。给人以异国他乡感觉的是这里的气氛，一种铁一般的纪律，一种训练有素的一致性。这在美国是看不到的。

还有那面在指挥塔上方的旗杆上迎风飘扬的国旗。这样的国旗埃勒里见所未见——涂着地图一样颜色的相连的两半球，冠以金色的王冠，背景一片漆黑。这旗子让他不快活，他把脸扭过去，目光和父亲的相遇。父亲也刚刚从旗杆那边把目光移过来。

他们都没说话，因为蓝衬衫和棕衬衫就在身旁监视着，还因为除了提出两个人谁都解答不了的一些问题和疑问之外，也没什么可说的。

首相终于说完了。身穿华丽军服的宽肩膀小个子挥手让那一队士兵退下。他们转身走向行政楼，不见了。本迪戈和小个子一起走过来，埃勒里看到，蓝衬衫和棕衬衫立正行礼。不过，他们不是向亚伯·本迪戈敬礼，而是向那个小个子。

“让你们久等了，真抱歉！”本迪戈说，不过并没解释为什么。“这位是公关及人事部长斯普林上校。你们大概会相互了解的。”

奎因父子寒暄了几句。

“能为你们干点什么吗？两位先生，”斯普林上校说着，伸出一只瘦弱白嫩的手。他眼睛里仍流露着多疑的神情。整个脸宛如用水泡过——惨白而僵硬，活像溺水而死的人一般。

“上校，这问题难道不应该，”埃勒里问，“是

我们能为你干点什么吗？”

那双鱼儿般的眼睛注视着他们。

“我是说，你的公关及人事部很像一个军事机构。对我们有什么限制吗？”

“限制？”斯普林上校咕哝了一句。

“哦，是这样，上校，”奎因巡官说，“这种案件的调查工作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很难预料。我们的行动有多大自由？”

“到哪儿都行。”那只白皙的手挥了一下，只要有道理。”

“有几个设施，”亚伯·本迪戈说，“是不准接近的，先生们。如果有人在什么地方阻拦你们，你们应知道是怎么回事。”

“会有人阻拦你们的。”上校笑了笑。

“你直接去总部吗，亚伯先生？”

“是的。再见，上校。”

小个子军官故意把雪茄烟头用皮鞋后跟碾碎，然后又笑了笑，用纤细的手指触了一下帽沿，慢慢地走开了。

蓝衬衫和棕衬衫立刻尾随而去。

“了不起的人物啊，”首相说，“请，先生们。”

奎因父子转过身去。一辆黑色轿车已经悄然停在那里，一个穿制服的男仆僵硬地撑开着车门。前车门上镶着一块金属徽章，上面刻着两个相联的地球，一顶沉重的皇冠凌驾其上。

活像一枚盾形纹章。

机场在一块高地上。轿车驶过树木组成的屏障后，奎因父子便看到了半个岛的全貌。

他们立即就明白了，为什么这座岛屿被选做一个隐匿政府的所在地，它的形状宛如中心突起的一只大碗。海岸线，也就是碗边，由长满树木的峭壁组成。这样，从海上看过来，便看不到岛内有人类居住或建筑物存在的任何迹象了。大碗中部的机场所在的高地大约和海岸线上树木覆盖的峭壁处于同一海拔高度。中部高地和海岸峭壁之间，地势急剧下降，形成一条峡谷。而正是在这条从海上看不见的峡谷中，耸立着全部的建筑物。

这里的景色令人惊讶。广袤的岛屿，巨大的峡谷，极目望去，峡谷里楼房栉比鳞次，大部分像是工厂——占地数英亩的无烟工厂。但也有办公楼。在比较低的山坡上，是一片片矮小的住宅，还有兵营似的建筑。亚伯·本迪戈解释说，那里住的是工人。那些小住宅是供低级管理人员居住的。他说，在岛屿的另一处还修建了更为宽敞的私人住宅，供

高级管理人员、科学家及他们的家属使用。

“家属？”巡官惊叫了一声。“你是说，这儿也有家庭主妇和孩子？”

“当然，”首相笑着回答说。“我们为雇员提供正常而自然的生活环境。有学校、医院，娱乐厅，运动场——美国典型社区里能看到的，这里都有，尽管相当拥挤。空间是我们最严重的问题。”

埃勒里荒唐地想到：纳粹的生存空间论。

“但是还有食品，服装，连环画册，”奎因巡官小声说，“你不会说这些你们都生产吧！”

“不会。不过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空间，我们是会生产的。所有的物品都由我们的舰只或飞机送来，主要是空运。”

“你们发现飞机比轮船更实用？”埃勒里问。

“哦，我们在港口设施方面有困难。我们喜欢使海岸线尽量保持自然状态——”

“看，那就是港口，埃勒里！”巡官说。

“对不起，”本迪戈说着，脸色突然严厉起来。他俯身向前冲司机小声说了句什么。正在沿树林内侧疾驶的轿车立即转向一条小路，驶下山谷去了。但埃勒里已从树木的间隙中窥见了一个几乎被陆地围起来的马蹄形海湾，在狭窄的出口处停泊着一艘军舰。

司机的脸色有些发白，他和男仆僵直地坐着。

“我们并没看到什么，本迪戈先生，”埃勒里说，“只是一艘重型巡洋舰。是你们海军舰只中的一员吗？”

“我哥哥的游艇本迪戈号，”首相低语道。

奎因巡官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眸凝视着山谷。

“游艇，我的老天，”他高声说道。“这些食品，还有其他物品，本迪戈先生，你们是把这些东西分发给呢，还是怎么处理？你们拿什么付给你们的雇员？”

“我们的银行证券，巡官，全岛的公司商店及个人都承认它。”

“那么当一个人要退休或被解雇时，他就把本迪戈证券带走吗？”埃勒里问。

“我们很少解雇工人，奎因先生，”首相答道。“当然，如果某个雇员被解雇，那应该以他自己国家的货币结帐。”

“我想这儿的人认为工会是没必要的吧？”

“为什么，我们有工会，奎因先生，各式各样的工会。”

“不过，没罢工。”

“罢工？”本迪戈吃了一惊。“我们的雇员干吗要罢工呢？他们工资高，住房好，丰衣足食。孩

子也得到了精心照料——”

“哦。”奎因巡官从窗口转过脸来，似乎刚刚萌生出一个念头。“你们的工人是从哪儿来的呢，本迪戈先生？”

“我们到处都设有招工办公室。”

“还有征兵办公室吧？”埃勒里咕哝了一句。

“你说什么？”

“你们的士兵，本迪戈先生。他们是士兵，不是吗？”

“哦，不。军装只是为了穿着方便，我们的保安人员是不——”亚伯·本迪戈向前探探身，用手指一指，“这就是总部。”

他又挂上了那副笑脸。埃勒里知道他们别想再问出什么。

总部像一个随手扔在灌木丛中的没边的车轮。四周由树木和灌木环绕着，屋顶也是郁郁葱葱的一片。从空中大概是看不到它的。

8幢长长的翼楼像车条一样从一个共同的圆心辐射而出。亚伯·本迪戈解释说，那几根车条是普通办公室，车轴则是高级官员办公室。车轴部分有4层楼，比车条部分高1层，这样中央大楼的圆形顶楼就凌驾于一切之上了。

不远处，埃勒里看到一些斑驳陆离的塔楼和塔门，还有从一片树林深处发出的玻璃的闪光。整个建筑群少数可见的几个部分便覆盖了一大片地区。他问那是什么。

“住宅，”首相回答。“不过，咱们恐怕得抓紧了，先生们。已经比我的计划要晚许多啦。”

他们跟在他身后，警觉地注视着身边的一切。

他们穿过两根车条相交处的一扇极小的门，走进总部大楼，来到一间镶有黑色大理石的圆形大厅里。大厅四周辐射出通向四面八方的走廊。每条走廊入口处都站着一名武装警卫。他们可以看见一排排望不到头的办公室大门，都一模一样。

大厅中央耸立着一棵很粗的圆柱，在和地面相平的高度上开了一个门。埃勒里猜想，那是电梯道。门前设有一个金属棚，棚里站着3个穿制服的人。他们的衣领上标着PRPD 4个金色字母。

亚伯·本迪戈径直走到棚下的桌子前面。使奎因父子感到吃惊的是，他把右手伸给站在中间的那个保安人员。这位保安官员立即取了首相拇指的指纹，他右边那个人则从面前的档案橱的一个抽屉里抽出一张稀奇古怪的卡片，就像一张镶在纸板框里的X光底片一样。这张底片被放在桌上的一部小机器里，首相的指纹被插入机器底部。中间那个人通

过一个目镜仔细向里面观看。显然，这个机器把存档的透明对照指纹投射在刚取好的指纹上，这样任何差异都会一目了然。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取下奎因父子的大拇指指纹，并把名字记下来，这更证实了刚才的推想。

“你们的指纹底片很快就会冲好，”本迪戈说，“然后存入对照档案中。任何人，包括我兄王，不经过指纹检查都不能进入这座楼房的任何一个房间。”

“可这些人当然是认识你和你哥哥的呀！”奎因巡官不满地说。

“有例外就没有制度了，巡官。例外会毁掉制度。请上电梯吧，先生们！”

这是一部自动电梯。电梯疾速上升，不一会他们就抢在首相前面，走进一间看上去很怪的客厅。

这间客厅就像一块楔形馅饼，尖的那头给人咬了一口。这咬掉的一口就是突进大厅里来的电梯道的墙壁。过了一会儿，他们发现，这整个圆形顶楼就像个大圆馅饼，里面有三部分，客厅是最窄小的一部分。本迪戈国王的私人办公室占据了整个馅饼的一半。供国王的私人秘书班子使用的第三间大厅和客厅占据了另一半。电梯有三个门，分别通向三间大厅。

客厅的外墙全部由带凹槽的玻璃砖镶成。没有窗户，可室内的空气却清爽宜人。

客厅内陈设很简单。几把多用黑皮扶手椅，直径6英尺的一张矮铜桌，一张黑色小写字台和一把椅子，就这些。一盏灯也没有——侧面的墙壁本身是发光的——也没有花瓶或花，更没有图画。没有地毯，地板是由某种富有弹性的材料制成的，画有黑金两色的图案。甚至听不到令人安慰的说话声，因为这间奇特的客厅里并没有接待人员招呼他们，而且这里隔音特别好，15英尺以外的人讲话，你是听不到的。

亚伯·本迪戈说：“我哥哥现在很忙。”埃勒里简直搞不懂这位首相是怎么知道的，除非他几天前便背熟了他兄王的日程表。“还要等——”本迪戈看看手表——“23分钟，别客气，两位先生。香烟和雪茄就在桌上，如果想喝点什么，那边墙上有个柜子。我得离开一会儿。本来我一开始就应该参加这个会议的。国王一有时间我就会来叫你们。”

客厅有两扇装有常规拉手的门，各在一面直墙上。亚伯·本迪戈从左边一扇门一下溜了进去，还没等他们俩看清里面有些什么就把门关上了。

他们相互看了看。

“这回可没人跟着了，”埃勒里说。

“我怀疑。”

“怀疑什么，爸爸。”

“那东西被安在什么地方？”

“什么东西？”

“耳朵呀。窃听器之类的东西。如果这就是那位大人让客人等候接见的地方，那你就不要以为他们会放过检查来访者究竟在想些什么的机会。埃勒里，到现在为止，你对这个机构有什么看法？”

“难以置信。”

巡官不安地坐进一把黑皮扶手椅里。

埃勒里信步走到电梯门前。这扇门和楼下大厅里那扇一样。他们一到，门就沉入地板下面，现在又升上来关闭了。门嵌在圆形的电梯道墙壁上，非常合缝，他找了好一会儿才找到墙壁和门之间的缝隙。

“这扇门恐怕得用原子开罐器才能打开。”埃勒里走到右侧墙壁的那扇门外边。“不知这扇门通哪儿？”

“大概是外侧的办公室。”

埃勒里推了推，锁着。“供他那49个秘书用的。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穿制服？”

“我对国王更感兴趣。我敢说他是穿着件貂皮袍子，打赌吗？”

“这儿谁都信不过谁，”埃勒里抱怨道。他这会儿又走到右侧墙壁那扇门边。

“别推，”父亲出主意说。“可能没锁。”

“没那好运气。”埃勒里说对了。这扇门通向王·本迪戈办公室，亚伯刚从这儿走进去，现在紧锁着。“给封在罐头里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就像两条倒霉的小鱼儿。”

巡官没有笑。“我们离87街可不近啊，孩子。”

“要学得坚强些，”但这句笑话就连他自己也不觉得有什么好笑。

埃勒里查看了一下客厅里的黑色小写字台。是金属的，用螺钉固定在地面上。那把空着的转椅也用同样的金属制成，正对着柱形电梯道平滑的墙面。

“不知道接待员为什么不在这。”

“也许他上厕所去了。”

“我不知道，本迪戈的法令是否认为上厕所是玩忽职守的合法借口。再说，”埃勒里拉了拉几个抽屉，“都锁着。不，有一个没锁。”那是最底下的一个抽屉，很深。

他父亲见他愣了一下，然后坐在椅子上。“那是什么？”

“是录音机之类的玩艺儿。”埃勒里弯下腰。
“这型号没见过。不知……”只听“喀哒”一声，
然后是微弱的嗡嗡声。埃勒里小声说，“你看这个
能不能通到国王的办公室里？”

巡官从扶手椅里跳起来。“小心，孩子！”

“他需要私人谈话的录音。遗憾的是我们听不到
那里面正在进行的谈话的录音——”

“——太让人高兴了。请坐，部长先生。”

一个男人温厚的声音在他们耳鼓上轰响着。父子俩
猛地转过头去。可除了他们自己，客厅里空无一人。

“是机器的声音。”巡官小声说。“埃勒里，
你按到什么地方了？”

“双功能。”声音没有了，但嗡嗡声仍在继续。

“能录音，可是一按这儿的一个什么地方，声音就可
同时放大——就是这个东西！得把指头一直按在这个
钮上。”

那个话音温厚的人笑起来。这是个大人物在笑。
笑声像一阵风充满了大厅。

“——不必发火，部长先生，亚伯，扶这位部
长先生坐在椅子上。”

“好的，国王，”是亚伯的声音。

“是本迪戈国王，”巡官低语道。

“你没事吧？”那温厚的声音颇为得意。

“谢谢。”沙哑的声音中带着浓重的南美洲口音，
在竭力掩饰自己的恐惧和愤怒。“一个人半夜被匪徒
从家里诱骗出来，又被非法的外国飞机带出自己的国家，
亲爱的先生，这能保持平静吗？”

“有必要在我们认为没人偷听的地方和你单独谈
谈，部长先生。很抱歉给你带来许多不便。”

“抱歉！别拿我开心了。这是拐骗，你们等着瞧
吧，我要把这做为一次国际性事件向你的政府提出最
强烈的抗议！”

“我的政府？你认为自己在什么地方？”声音仍充
满得意，但音调却大起来。

“我不会被吓倒！”那个外国腔嚷起来。“我们清
楚你们要干什么，王·本迪戈先生。我们终于得到了
那个不复存在的政权的秘密档案。我有幸出任国防
部长的这个政府绝不会那么巴结讨好你们，我向你
担保！根据5月14日通过的国家资源法所赋予总统
的权力，我们将没收格雷拉兵工厂。而且，我们再也
不会和戈迪本军火公司或任何充当你们走狗的子公
司打交道，先生！”

接待员办公桌里的录音机里传来一声巨响。

“在摔什么东西，陛下干的，”奎因巡官小声说。

“但愿这不是国防部长先生。”

“你这个可怜虫——！”是一声怒吼。

“可怜虫，”那个外国腔在喊叫，“你侮辱人！我
要求立即把我用飞机送回祖马城！”

“你坐下！别以为我会容忍你这些胡言乱语——”
怒吼声嘎然而止。接着这威严的声音不耐烦地问道，
“嗯，亚伯，什么事？”

一阵沉寂。

“在轻声轻语地讲道理，”埃勒里咕哝着。“也许
亚伯递给他一张条子。”

他们听见王·本迪戈又笑了。这次说话的声音很
平和，“请原谅我刚才发火，先生。相信我，我尊重
贵国政府的立场，尽管它对我方的利益采取敌对态
度。但没有什么观点——不管它们多么对立，部长
先生——是不能调和的。”

“不可能！”这愤怒的声音减弱了一些。

“让我们建立一种私人友谊，部长先生？比方
说，只有你我知不知道？”

“没什么好说的了！”这话音只是带点怒气而已。

“好了，亚伯，我们似乎得认输啦。”

亚伯低声说了些什么，从录音机里听不清。

“除非，部长先生，你还不大知道……我问你，
前任国防部长在这场革命中保住他的游艇了吗，
先生？”

“她救了那个叛徒的命”，外国腔僵硬地说，“
他乘着她逃走了。”

“哦，是的。你肯定很欣赏她，先生——你酷
爱游艇，这是众所周知的，就像我弟弟犹太说的，
她那120英尺长的船身简直是一首诗。他确是这么
说的。”

“她很漂亮。”国防部长用失恋者的那种缠绵
痛苦的语调说，“要是那家伙没能及时得到她……
但是，我想在你的日程表上，国王先生——”

“她的姊妹船是你的了。”

一阵沉寂。

“她在各方面都和那条船一样，部长先生，只是
她的设计师告诉我她的速度更快，而对一条船来
说，先生，正如你的前任所发现的，速度是不可轻
视的一个特性。谁知道呢？贵国的政治总有些不稳
定——”

“先生，你贿赂我！”国防部长愤怒地说。但他
似乎并非真的感到吃惊，而且语调中有些犹豫。
“谢谢你的礼物，王·本迪戈先生，但我嗤之以
鼻，现在我想走了。”

“好小子，”巡官小声说，“他胜利了。”

“经过了一番斗争。”埃勒里咧嘴一笑。“听，亚伯又在出谋划策了。现场磋商。他们是让那位先生听见呢，还是不让？”

“快听！”

“礼物？”是那副低沉浑厚的嗓音。“谁说礼物着，部长先生？我考虑的是一件完全合法的事。”

“合法……？”

“我要卖掉她。”

那个焦虑不安的人笑起来。“大概是九五折吧，因为我们是如此亲密的朋友，先生？真荒唐，我不是个闹佬——”

“我担保你付得起，部长先生。”

“我肯定付不起！”

“你难道拿不出25美元吗？”

着声沉默了好一会儿。

“把他给锁住了。”巡官说。

“我认为，本迪戈先生，”外国腔说，语调中第一次没有了愤怒或苦恼，“我不能拒绝你提出的价钱。我将以25美元买下你的游艇。”

“我们的代理人将于下周五去祖马城拜访你，并带去账单及其他要你签字的文件。不用说，那些文件对这条船的易手也是同等重要的。”

“确实如此。”外国腔顿了一下，又和气地接着说，“热爱海洋是我家的传统。我有个儿子在海军部，本迪戈先生，他也酷爱游艇。如果你能将80英尺长的亚特兰大4号——我相信，你们最近刚生产出来——也卖给我，那么那些文件——不管什么文件——便不成问题了。有了这样一条宝船，我的儿子克里斯托法罗会非常高兴的。当然，价格也要一样。”

“你真会买便宜货，部长先生，”王·本迪戈轻声说。

“这种船我们也经营，我的朋友。”

“亚伯，你来办这件事。”

过了一会，他们听到一扇门开关的声音。

“他可真会讨便宜，”是王·本迪戈的叫声。

“这家伙究竟有多大用处，亚伯？”

“他是祖马政权中出谋划策的实力人物。”

“他最好能保持下去！下一个是谁？”

“E-16号。”

“是那个嘴巴抽搐的家伙？我还以为那事早已了结了呢，亚伯。”

“没有。”

“当今世界的问题就在于，幻想着自己是大骗子的管理世界的小骗子太多了！他们能做的只能使

历史的代价更加昂贵，——他们一点也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结果。让他进来吧。”

一阵沉寂。埃勒里小声说：“他们是为重要事情才把这些人直接叫来的。不知道是否还有一个电梯直通陛下的办公室，肯定有。”

“别说了，”父亲说着屏息凝神侧耳倾听起来。

只听王·本迪戈热情地说：“先生，请进。”

一个声音用法语很快说了几句讨好话，可接着，那个声音带着一种并非法国口音的外国腔，不无讥讽地又补充道：“咱们别客套了。你想要什么？”

“签过字的合同，先生。”

“我没带着。”

“你答应带来的。”

“那是在你提价以前，本迪戈先生。我掌握我国的国防文件，可我也不能未卜先知呀。”

“这是你个人的决定？”这一句声音很响。

“不，是整个内阁。”

“你要赖吗，部长先生？”

“我无法说服我的同僚。”

“你显然没有使用恰当的论点。”

“你并没向我提供恰当的论点。你们的价格太高了，会把我们的预算都打乱。增加新的税收又是不可能的——”

话音很严厉。“这真让人恼火。你的意见如何？”

那讨好的声音随口说道：“我必须拒绝。没有其他选择。这太冒险了。和戈迪本军火公司以这样的价格签订合同会使我们都失去职位。行动党——”

“咱们实际一点儿，部长先生，”王·本迪戈突然说，“我们知道你对贵国实权人物的影响。我们承认其中有风险。你的买价是多少？”

“我想结束这次谈话，让飞机送我回国。”

“见鬼去吧——！”

亚伯说了句什么。

“你说什么，亚伯？”

兄弟俩又小声商量了一会儿。然后那宏亮的嗓音笑起来。

“当然可以，不过你临行前，我可以看看你领带上那枚别针吗，部长先生？”

“这个？”那欧洲腔有些吃惊，“当然可以，本迪戈先生，你怎么会对这个感兴趣呢？”

“我专门收藏领带别针。你这枚让我一眼就看上了……真漂亮！”

“这不过是我国国徽的复制品，是金子和珐琅做的。你喜欢，我很高兴。”

“部长先生，你知道收藏家是怎样的人——十足的白痴。我必须将这枚别针列入我的收藏品中。”

“我本周就给你送一枚来，首都好多商店里都能买到。”

“不，不，我就要这一枚——你这一枚，先生。”

“很高兴送给你。”

“我有一条规矩，从不接受礼品。请允许我向人购买。”

“真的，先生。这不值什么钱——”

“我出25万美元行吗？”

“25——”语塞而止。

“以你指定的名字存入纽约一家银行？”

奎因父子俩吃惊地相互看看。

过了好一会儿，那位国防部长才用低得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道，“好吧……我卖给你。”

“你来负责这件事，亚伯，谢谢你的光临，部长先生。我相信，只要再研究一下局势，你就能找到说服贵国尊贵的爱国者们的方法。在当前世界历史的危难时期，对一个国家来说，做出任何牺牲都是不过分的。”

“先生使我的劝说能力大增，”那个外国腔说道，语气中夹杂着苦涩、讥讽和自嘲。再往下，奎因父子就听不到了。

当门被打开，亚伯·本迪戈再次出现时，奎因巡官正坐在扶手椅里，头向后仰着，埃勒里正吸着一只香烟，站在玻璃外墙那儿凝视着，似乎他的目力能把墙看穿。

巡官立即站起身来。

“很抱歉，让你们久等了，先生们。我哥哥现在可以见你们。”亚伯侧身站在门边。

巡官第一个走进来，埃勒里跟在后面，亚伯把门关上。

王·本迪戈办公室的半圆形结构设计巧妙，以便给客人留下印象。开向客厅的门靠近直墙的一端，这样客人一进办公室首先看到的便是最狭窄部分的弧形玻璃墙。他会很自然的半转身躯朝向宽阔的部分，于是办公室那长长的直径便会使他大吃一惊。在屋子另一端的一张办公桌后，坐着王·本迪戈，他与客人之间似乎隔着一段永恒的距离。

办公室陈设不多。几件和弧形外墙相配的笨重家具，几把硬邦邦的椅子和几张随便摆放的桌子，此外就没什么了。像客厅一样，这里也没挂画儿，

没摆雕塑，什么装饰都没有。没有任何东西会把你的目光从那张大办公桌或桌子后面那把大椅子，以及坐在椅子上的那个大人物那里吸引走。

办公桌是黑檀木的，闪闪发光的桌面上一无所有。

椅子由某种金光闪闪的材料制成。

过了一会儿，埃勒里才看出嵌在靠办公桌的那面直墙上的东西。那是有房间一样高的保险库大门。门有一英尺厚，半开着。门内垫的玻璃罩下，是一只定时锁。

库门里斜倚着一个类人猿似的家伙。他那有力的嘴巴正在咀嚼着什么——口香糖，或是水果糖。他身体很宽，似乎在蹲着，可比埃勒里还要高。他的脸像猩猩，眼睛直瞪瞪的也像黑猩猩。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来访的客人。他穿着炫目的金黑两色军服，头戴一顶黑皮贝雷帽，顶上还有一个红绒球。看上去不伦不类，令人生畏。

不过这是后来的感觉。在走向高贵的黑檀木办公桌的漫长路程中，他们只能注意到坐在桌子后面王位上的那个人。

王·本迪戈没站起来。即使是坐着，他仍令人敬畏。他是埃勒里见过的最英俊的人之一，黝黑的脸庞，高傲的气度，粗眉重目，浓密的黑发，打着个拜伦式发结。他的手放在桌上，没戴戒指，长得十分匀称。这双手看上去既能扭断一个人的脊梁，也能穿针走线。他身穿一套日常服装，做工精巧，无论探臂转身，都无可挑剔地合身合体。

他脸上皱纹很深，但看上去不过40岁。

埃勒里心中产生了一种非常奇怪的不真实感。《处处像国王》……主演。

没有相互介绍。。

没人给他们让座。

他们干站在桌前，被那双非凡的大眼睛审视着。亚伯则绕到桌子后面对他哥哥耳语起来。

亚伯的态度很有意思，毕恭毕敬，而又没有谄媚之色。他身材不高，也不威武，眼镜片里闪烁着真挚的光芒，当低声向哥哥汇报时，身体略微前倾——亚伯可真是忠心耿耿精神的化身啊。

埃勒里不知为什么，觉得十分恼火。

“是侦探吗？”面对这双冷光闪烁的眼睛，他们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原来你就是到那个地方去了！亚伯，我告诉过你，那些信是个疯子写的——”

“不是疯子写的，国王。”亚伯的语调沉静而坚定，埃勒里很是敬佩。“这一点，奎因先生立即表示了同感。”